

与长者聊天

曹可凡

在所有与我聊过天的老人中,周有光先生大概是最年长的。我们见面时,他已经104岁高龄了。那日,当我登上朝阳门内后拐棒胡同一幢灰色建筑三层的单元时,这位被连襟沈从文称为“周百科”的汉语拼音之父,正在一架灵巧的电子打字机前伏案写作。很难想象,百岁高龄的他每月仍坚持给《群言》杂志写一篇数千字的杂文。看我走近,老先生赶紧将助听器塞入耳朵,“不戴这个武器,我们就要鸡同鸭讲了!”说完,嘿嘿地笑了起来,声音依然脆亮。听说我父亲也毕业于圣约翰大学,主修经济学,周老的谈兴一下子高了许多,“正是在圣约翰学习期间,发现英文打字很方便,而我们的方块字则困难重重,这才萌生将汉语拼音

化的想法。”

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,“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,谁娶了她们都会一辈子幸福。如同沈从文张兆和一般,周有光与张允和也是一对神仙眷侣。他们的婚姻于平淡中见深情”。乐观和宽容的心态也使得周老在遭受磨难时依然笑声朗朗。在宁夏五七干校期间,很多人心情沉重,但老人仍能从中寻找到生活的乐趣,“有年夏天在田头劳作,忽然头顶飞过数万只大雁,只闻领头雁‘鸣’地一声怪叫,所有大雁一起拉大便,大家满脸满身都是粪便,真是狼狈不堪。别人都怨声载道,我却乐在其

中。”结果,干校那几年强体力劳动非但没有摧毁他的身体,反而奇迹般地治愈了他失眠症这一痼疾,健康状况渐入佳境。他97岁那年去医院体检,医生以为搞错了,随手将“97”改成“79”,弄得他哭笑不得。说起长寿秘诀,周老归结为一句话:“不生气。”他借用尼采的一句话:“所谓生气,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。”

京城文化圈里,谱写“白头偕老之歌”的还有苗子郁风夫妇。黄永玉先生说:“苗子和郁风兄嫂这么一对文雅、旷达的夫妇,能想象他们是从血海和无尽的灾难中活过来的人吗?对于悲苦、负义、屈辱……他们只是付之一笑。那么洒脱,那么视之等闲——走入死亡深渊而复从死亡深渊爬出,有如作一次风景绮丽的轻快旅游而神采淡远,真不可思议。”苗子和郁风“文革”中受江青迫害,被关进秦城监狱。但是晚年忆及这段痛苦经历时,郁风先生却很淡然:“评价人要一分为二,即便对江青那样坏事做绝的人,也要客观判断。”所以,苗子先生用手指着她:“你看这个



人,人家把她折磨得那么苦,她心里仍然没有仇恨与怨愤。”郁风老师晚年相继患乳房癌和子宫癌,但她很乐观,还在电话里与黄永玉打趣道:“永玉啊,我现在身上属于女人的东西都没有了。”黄永玉也被逗乐了:“这是很好的杂文题目啊,你来写,我配画。”而苗子七十岁后竟连续三次写遗嘱,交待身后之事。他坚决反对开追悼会,主张若干“生前好友”趁活着的时候带挽联或漫画,互相欣赏。至于骨灰,他说:“可把骨灰搓在面粉里头包饺子,每人吃几个留作纪念,这叫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;或可将骨灰冲至抽水马桶,至爱亲朋在一旁肃立默哀;也可喂猪,猪吃肥壮了再喂人,往复循环。”在嬉笑调侃中,能体悟这对老顽童的豁达心境。

同样,星云大师也是一位参透人生的通达智者,在佛光山“大雄宝殿”前的广场上,和大师清茶一杯,相对而坐,聆听智者声音。我向老人家请教如何区分益友和损友,他几乎不加思索地答道:“有人把你当作花,你漂亮,他就把你戴在头上;你凋谢了,他就把你踩在脚下;有的朋友如秤杆,你重了,他就低头,你轻了,他就昂首;但也有的朋友像大地,他铺垫



你,有的朋友像山,群鸟野兽集中于此。朋友好好坏坏均属常理,君子之交淡如水嘛!”关于生死,大师做了形象比喻:“过去有人看到人家老年得子便泪眼婆娑,哀叹他家又多了一个死人。”因此,毫耄之年的星云大师素来以积极的姿态看待生命:“生命的责任与理念要在有生之年完成,免得将懊悔带入死亡过程。世界是变化的,人生要正直、静朴,要经得起诱惑,要做到对金钱不能买动,见美色不能魅惑,给伟力不能压迫,要有所为有所不为,生命才能变得永恒。”每当遇到挫折与困惑时,常常会想起星云大师那番至理名言。

如今,不知不觉已到了天命之年,便会想起胡适先生的诗句“偶有几茎白发,心情微近中年。做过河卒子,只能拼命向前。”活了半辈子,书实在读得太少,纯属不学无术之徒。倘若说,尚有几许人生历练,还有点“拼命向前”的本钱,则完全得益于那些长者的谆谆教诲。我将此概括为“薄积厚发”。黄永玉同意这个说法,称这叫“先射箭后画靶子”!

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对我妈的思念日趋日盛。我妈是1992年2月24日上午11时55分,因患肺脑病与世长辞,终年79岁。我的悲哀常常在梦中哭醒,我想我妈,我哭喊着我妈,枕巾上都是泪。每每碰见我妈的家用遗物,我会泪水潸然,抚物良久。

今年冬日,我返乡过年。我与姐闲谈中,说起家传的一只大瓷盘现在何处?姐的女儿说,在她家私收藏着。这龙盘有着我孩时对我妈的许多记忆。我惦记着。

这是一只青瓷大龙盘。面盆大小,盘内、盘沿是龙头与龙身花纹。盘底有字,已模糊,难究其何年出品。我家境贫寒,兄弟姐妹五人,原有一雕花木床早卖了,连一铜油灯也被妈换了小菜钱,唯这一龙盘留了下来。

记得,每年阴历年三十,我妈派大龙盘的用处了。通常是这天的午饭之后,我妈就忙着准备年夜饭了。那时,最重要的主菜就是煨猪头肉。猪头是早两个月就盐腌好的,加了五香、八角等香料,然后,吊在院子内风干。

拄着拐杖的瞎眼来虎妈走过院门,喊,老顾(我妈姓顾,你家烧的啥?咋这么香?我妈也喊一声,过年呐,煮猪头呢。

我妈喊我。我走进灶间,只见猪头已经出锅,热腾腾地盛在大龙盘内,妈正在乘热出骨,将两块带着牙齿的上下颚骨上的肉用手指挖清,妈手上都是油亮亮的,妈挖了一块肉往我嘴里一塞,说,来,尝一块。这肉含在我嘴里,我慢慢咀嚼着,肉烂烂软软的,不咸不淡,还有点香甜的味道。柴火烟气的烘熏使我妈多皱苍黄的脸黑红起来,她笑着,皱纹变得又粗又深。

敏锐的妈妈让过年的开心传达给自己的孩子们。她尽力地在做着。我家五个兄弟姐妹,大年初一醒来,都会看到床头放着新的棉袄棉裤与棉鞋,鞋底是我妈纳的,新棉衣是我妈一针一线做的。我与弟弟是一身黑棉袄棉裤,外有深灰的罩衫。姐妹的衣衫是花布的。每年都是这样。她的心都融在自己的脸上。这肉的味道,让我浑身温暖起来,因为有我妈在。这温暖在我的心底一辈子涌动着,许多年之后,我依旧思念着妈的温暖。

在我的记忆中,通常大年初一早晨,我妈端出这大龙盘,用刀切一点猪头肉,放在烫好的一盆大蒜上,里面还有煮熟的花生米,拌好之后,由我爸吃早餐,爸喝的茶都是龙井碎茶叶末,这茶便宜。晚上,同样的做法,由我爸喝酒。爸喝完酒,喜欢在酒杯里点火,火是蓝莹莹的,空气中有了热烘烘的香气。

生活的艰辛依然不绝地在大龙盘内盛着。我已经记不清具体的年月了,大龙盘装着一家的主食,有时是红薯,有时是玉米饼,最让人不愿意吃的东西是麸皮烘的糠饼,这东西吃起来像坚硬的石头。我妈怕孩子们不吃,掺和了一点糖精,饼有了一点甜味,还是觉得难吃。

那夜,有梦。我妈举着大龙盘,是银色的,宛若一轮月亮。

龙盘童年念

张锦江



荷兰风车 (油画) 方世聪

老钱在小区绿地锻炼身体,对面窗传来妻子的喊声:老钱,家里盐用光了,快去买袋盐!老钱回应:等我工资加好再去!

不知情者会觉得奇怪:买袋盐,还要等加了工资?知情者却心领神会。

七十出头的老钱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支援大西北建设,一干几十年,退休后,叶落归根回上海。人和户口到了此地,养老金却是彼地标准,至今仍是每个月一千五百元左右的收入,低收入的待遇却要承受高收入的物价,确实让老钱一家日子过得紧巴巴。几年前,老钱一次生病住院,把家里仅有一点积蓄花得兜底光,还欠了亲戚的债。老钱的妻子埋怨老钱:你呀,姓么姓钱,叫什么叫光明,“钱光明”好听的,以后把“明”字去掉,就叫“钱光”最恰当!钱光了,以后再进医院怎么办!

老钱面对妻子的牢骚和忧虑,思考了几天后,做出了一个以后绝对可以堵住老婆嘴巴的决定——现在开始锻炼身体,强健体魄,争取以后不再花钱吃药进医院。决心一下,老钱如开了弓的箭,不再回头。冬练三九,夏练三伏,散步、慢跑、做操、打拳、气功,按时段轮番练,无一日闲息。言必信,行必果。渐渐,

早晨,朝阳刚刚露脸,我把兰盆搬到向阳的窗前,让她感受到朝阳的爱抚,半小时后迅速把兰盆搬回客厅,避免阳光的直射。客厅的窗子永远打开,为的是给兰足够的新鲜空气。该浇水了,我把自来水接到小桶里静置三天,再用一个杯子舀起水,轻轻地注入兰盆。

我细心地呵护着兰,深深地陶醉其中。兰开花了,碧绿狭长的叶片中傲然挺立着两娇嫩的花茎,每一根花茎上坠着两朵清丽的小花。俏丽淡雅的花,翠绿浓郁的叶,一丝似有若无的香,于娇弱灵秀中透着高洁,在绰约俊逸中带着典雅。

我把兰花放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,带着欣喜,如果她生在深山溪畔,她该多么地英姿挺拔,幽香飘逸啊。可家养兰是有一定的难度。有人戏称“一年看花,二年看草、

老钱的面色红润起来,身板硬朗起来,步履矫健起来,先是扔掉药罐子,后是不再进医院。真所谓,一年初见成效,两年大见成效,三年完全变面貌。

老钱是这样对周围人说的:现在像我这样七十多岁的老人,大多难免病痛缠身,如果每人每年平均看病要花费一万元,我不看病了,就等于省下了一万元,把这一万元分摊到一年十二个月,就等于每月加了八百多元的工资。再说身体垮了,手脚动不了,还要请人照顾,不要说请保姆,就是用钟点工也蛮贵的。身体好,这些再省下,又等于加了一份工资。归根结底,寿命延长,多活一年又可得多少工资啊,假若活过平均寿命,那这个工资就加得大了。我现在天天锻炼,把身体搞好,就等于自己给自己加工资,而且是年年加,月月加,天天加。

所以,现在,周围熟悉者一见老钱到绿地,总这样招呼他:加工资来啦!老钱则笑呵呵把慷慨送给同样甩胳膊动腿者:人人有份!大家一起加,一起加!

老钱的老婆笑骂他:十三点,一天到晚把加工资挂在嘴上,十足阿Q!老钱回嘴:当阿Q开心,身体好,有啥勿好!最近,老钱把他妻子也动员到“给自己加工资”的队伍中来了。

三年看钵”。我是勤学的,对花的栽培管理略知一二。养兰的关键之一,是对水分的管理,“浇水三年功”。可见做到适时浇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,浇多了烂根,

家兰芬芳

许志勇

少了又要黄叶。我可算得上是一个有耐心和细心的人,每次浇水都作了详细的记录,经过近一年的调理,这棵病弱兰花慢慢地变得粗壮。第二年的10月份终于开花了,花色褐红相间,瓣呈菱形,一箭开出了6朵花。

自有了养兰的喜悦后,对兰花真是另眼相看。为了这乐趣,我也付出了艰辛。

西湖行

王养浩

西湖 爆竹破天曙,元春闹西湖。花港曲径探梅圆,雷峰祈蛇福。指点三潭烟波,断桥踏雪,白堤唱赋。

胡雪岩故居 雕梁画栋烟霏,楼台亭阁芳菲,碧波红鲤鱼飞。草木信美,阅尽人间风景。

灵隐寺 何来车水马龙,且听凛冽晨风,遥望古刹紫峰。佛天禅钟,香烟缭绕迷蒙。

居住有年的大院门前,有个年轻拾荒者,个子不高,显得瘦弱,整天忙着。虽然天天见面,但我和所有人一样,从来没有拿正眼挂过他。找他时,只能随众叫一声“琪娃”!他大都是随叫随到,从不要钱,童叟无欺。

真正认识他,是这次搬家。搬家是个浩大的工程。我决定忍痛放弃所有的大件,把它们统统给租房人。但清理剩下的小件时还是让我大吃一惊。穷家三担。我知道东西用纸

箱包装最好,就去找琪娃。其时年关将近。他给我保证,负责在春节初六将我需要的纸箱保质保量送来,而且不多收一分钱,即以卖给废品收购站的每斤三毛六分给我。可是那天他没有来。我想,琪娃回到川北农村老家过年,哪里还想起他的承诺,哪里还有时间观念?第二天一早门铃响,开门一看,琪娃站在门前。他神情有点赧然地

一次到武汉八一花鸟市场淘兰花。进去后,望着盆盆不同品名的兰花,心旷神怡,那里的兰花真是多,这儿花主还是中国兰花协会的会员。我就像学生见到教授一样,什么都想问,什么都想知道。这里确是兰花的天地,但兰花价格让人咋舌,动辄上百、上千元的。我囊中羞涩,只能过过眼瘾,长长见识罢了。花主也许揣透了我的心思,为我选了两盆低档兰花,一盆叫金荷,一盆是云南矮种春兰。往后费了不少心血,搭了很多时间,像宝贝似的关照着它。

十日谈

兰草竟有顽强生命力。

兰之恋

拾荒者

田闻一

对我解释,本来是我昨天该给我送来的,因家里临时有点急事,迟了一天,

我说不误事。他送来的纸箱还不足两碗面钱。我着意加价,他执意不从,说“君子爱财取之有道”,我不能趁机敲你的竹杠!”让我对他刮目相看。琪娃肯定是读过些书的,最少初中毕业。不过,我没有问,怕惹出他因家贫不得不中途辍学之类伤心事。

他又帮我打包。别看他个子矮小,但很有力气,动作麻利。我起初忙三四天还不一定干得好的活,他如庖丁解牛,半天就做完了。打好包的纸箱分门别类立在那儿。我心头感激,坚持付他劳务费,他仍然坚持不肯收,理由是:一、他误了我一天,让我担了一天的心;二、多年来,我对他多有照顾,送了他不少东西。这话让我脸红,我送他的哪有什么正经东西!

新家表面上是个高档社区。然而,却连基本服务功能都不具备。我连杂志都不敢订,因为穿着整齐漂亮制服的管理人员,坐在柜台后,整天对着电脑不知在看什么,却不肯为住户签字……

两相对照,让我格外念起琪娃的好。我知道,这辈子我与他,很可能不会相见了。成都很大,纵然是同一条小街上住的朋友、熟人,如果不是相约,半年一载难遇一次。即使是同门的邻居,也可能是老死不相往来。现在的人情淡得很。

这个走进城市多年未经污染的青年,如同一个暗中闪光的璞玉。这样的人已经很难找了。

